

1083397

渡 上
台鏡孽女婦
圖美百附

目 綱

翻幫賣負傭新富荐江折工小學官
戲匪淫販工剝商頭湖白廠家累紳
婦婦婦婦婦婦婦婦婦婦婦婦婦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騙光手勾暗齷蕩拐鬼敲輕自風奢
局惡段搭昧齷逸賣崇詐賤由流淫

清集一

卷之二

皇清集一

清集一

清集一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十日發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日六版

全 部 四 冊

定 價 洋 三 元

編 輯 者

中華圖書集成編輯所

上海四馬路第一春對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發 行 所



印 刷 者

華商第一印刷所

外埠代售處

天天北北北保奉唐吉林圖書發行所
津津京京京定天山霞圖書發行所
有新鴻直龍飼羣圖書發行所
正華文隸華玉書局房局局局

江無蘇蘇藍南南清成都蜀記公司
陰錫錫州州州新江圖書公司
振學文交振新和民書局
華海樂怡通新書局
書堂公福書局
書館司記館社局

漢武長開太濟東贛杭州中華書局
口昌沙沙封原南國日新書局
新著集百普教國民書局
智易益成新書局
識堂書記社

雲信楊衡徐常南梅縣通州翰墨
南陽州州州昌中華點宏文書局
維強慶派教新書局
新書昇益報書局
書局書局

上海婦女孽鏡台卷四目錄

江湖婦女之鬼祟

女星相家(一)

女星相家(二)

女醫生

賣解婦女(一)

賣解婦女(二)

賣解婦女(三)

肚仙(一)

肚仙(二)

關亡術

黑虹

吳儂

又

又

又

又

江南生

東信

燃犀

女道士

乩壇鬧鬼

佛婆彙誌

惠泉山之尼媼

杭州之尼

泰山之尼

福州之尼

豆腐教

捉牙蟲(一)

捉牙蟲(二)

縫裙婦

新乘

之江漁父

又

惠山樵

之江漁父

海東生

倦遊

誅奸

吳儂

之江漁父

楚狂

余老太太

陳穩婆之產科醫院

帮匪婦女之兇惡

女帮匪之罪惡史

船船船(一)

船船船(二)

渡船婦

拐匪(一)

拐匪(二)

女盜(一)

女盜(二)

旁觀

去惡

阿傭

新乘

又

又

燃犀

新民

舊民

又

女盜(三)

貪色喪命

某生婦之失身

扶風俠子

女匪(一)

女匪(二)

磨鏡黨

薦頭婦女之拐賣

薦頭之黑幕

王薦頭

李薦頭

老少年

湘累

蕭鼎

又

去惡

拙生

櫓杌

吳儂

誅奸

新民

傭婦(一)

傭婦(二)

湘累

老少年

蘇州薦頭店之婦女

拙生

原來頭(一)

之江漁父

原來頭(二)

又

紹介瞶姘(一)

誅奸

紹介瞶姘(二)

又

拆姘老大

燃犀

張薦頭

又

翻戲婦女之騙局

女總會

水陸道場又麻雀

之江漁父

某女公子

新乘

輸錢輸命(一)

新上海

輸錢輸命(二)

新安民

輸錢輸命(三)

之江漁父

某小開之被騙

蕭鼎

澳門之少婦

漫游

某賭客之妻

又

女翻戲之罪惡

庸人

上海婦女孽鏡台卷四

江湖婦女之鬼祟

女星相家一

墨虹

吾居虹口東有恆路德裕里時里中多爲小家婦女所居。有業織襪者。洗衣者。糊自來火匣者。其生活皆甚辛苦。一日有一女星相者來里中。婦女咸就之間休咎。有小兒女者。則必曰此小兒於二五八月犯水厄。不釀解必無幸。此小女子於三六九月犯關煞。不鎮壓者必無幸。詢以釀解之道。鎮壓之術。則視其家之有無。以爲索賞之多寡。有一元者。二元者。三四元以至七八元者。衆婦女踴躍輸將。女星相家之慾壑猶未滿。尋至余宅後。向一糊自來火匣之少女。正色謂之曰汝貌有死氣。不能過今年六月矣。蓋汝今所值者。短命關也。少女驚極大哭。其家人咸求其設法相救。女星相家作難久之。始曰。

救雖有救。但非多拜菩薩多唸經不可。香貲蓋四元也。於是一家之人搜羅所蓄。又當質以益之。湊成四元付之。女星相家乃含笑而去。越日送黃紙數十張。其上以朱砂塗抹。不可辨認。謂是符籙。此卽各婦女出貲購得之目的物也。而糊自來火匣之少女。則延至十二月而猶生活。余之傭婦笑之曰。汝至今何以不死。豈非彼女星相家之誑言。詐財者乎。少女曰。不然。實解救之法力也。其迷信如此。宜乎借術行騙者之多矣。

女星相家二

吳 儂

女星相家之本領。一曰撞。二曰詐。三曰諛。四曰嚇。撞者以兩可之詞爲開口必要之語。無有不中肯者。繼之以詐。則探取其人之口吻。加以裝點。三曰諛。專以似是而非之詞。一味恭維。使人迷惑。四曰嚇。則危言險語。使人心胆皆寒。然後借求仙拜佛之詞。以脅取其金錢者也。又有勾通僕婢。凡事先行偵

悉而後發言。則無不若合符節矣。友人范某之婦。盼子甚切。延一女星家占之。女星相家曰。夫人命中有三丈夫子。惜作一損德事。致遲五年。兼損二子矣。婦大駭。問其故。女星相家曰。夫人以失一金戒。疑爲小大姐所竊。朴之折其左足。後雖治愈。然逢陰雨。輒病。其人以廢疾終身矣。夫人安得無罪。婦驚怪之極。亟詢挽救之法。女星相家則索百五十元。爲之拜斗。姆祀高王。許其三年內生子。婦信之。立籌款付之去。其明年。乃生一女。彼女星相家者。遂不復來。

女醫生

女醫生之種類不一。有懸牌者。亦有走方者。有以穩婆兼小兒科者。有專業推拿者。此不獨詐取人金錢而已。並且誤人性命。世人率切齒於庸醫殺人。以爲罪不容於死。豈知此類一知半解之女醫生。所殺者以小兒爲最多。小

兒口不能言。其病情不易明了。從而殺之。歸諸天命而已。醫生可以不任咎。病家亦無證據。莫能加以庸醫之頭銜。殺人如草不聞聲。其此之謂乎。

繭商宓某四十始生子。愛憐特甚。恆有過飽過煖之弊。一日內熱驟發現象。爲身熱口渴。煩燥不眠。醫者誤以爲痧疹。發表太過。汗出不止。壯熱不退。胸腹脹滿。又誤信人言。延某女醫生爲之推拿。湊理開張。寒邪乘之而入。遂致不救。

虹口某雜貨店主婦。遺腹生一子三歲餘矣。縱其食慾。遂得疳疾。其隣有某女醫生。以香燥之藥與之。肝被戕伐。潰而剋脾。乃致飲食不進。腹脹如鼓。女醫生又投以利水之品。日益沈痼。瀕於死者屢矣。僕婦介紹余往診治。以和肝調胃之藥。半月始克有瘳。然元氣已大傷矣。

諱病忌醫。以女子爲最甚。其或抱隱微之疾。則並其夫婿而亦瞞之。然亦有

時對於走方之女醫生或穩婆等。則竟托之以生命。此亦女性之至不可解者也。某氏婦得帶下之疾。久之不治。而瘰癧生於頸腋下及股陰。皆有惡核隆起。延某女醫治之。飲以海藻昆布等寒涼之劑。瘰癧益腫且堅。帶下不止。精神倦怠。日惟偃臥。飲食不進。幸其戚某翁知醫。投以陽和湯十劑。而瘰癧惡核皆消。又五劑而帶下亦止。

賣解婦女一

往年秋。蓉城來一班賣解者。三婦一女。一老翁率之。緣竿穿梯。踩軟索。其藝頗工。一時哄動全城。富貴人家多招去演於宅中。月餘賣解者忽潛去無跡。凡曾招致入宅之家。無不被竊者。始知賣解者流實盜所僞飾。探得門徑。乃以一夕遍竊之而去也。

賣解婦女二

吳 儂

民國紀元以來。金閨改爲縣治。繁華強半銷歇矣。然塵市未經兵燹。人民猶安其業。每值歲首。所以點綴新年氣象者。仍如曩者也。前年春。有賣解者來自山左。其中有一婦二女。婦年三十餘。黃瘦可怖。二女則眉目姣好。祇皮膚微黑。有風塵之色耳。無賴子某見而生心。與其黨徒五六人。夜入其室。婦若女左提右挈。挾六人走河濱。擲諸淺水中。乃返。無賴子等爬掙出水。寒凍欲僵。乃不敢復犯焉。

賣解婦女三

硤石爲浙西有名鎮。市蠶桑最盛。每歲二月。輒釀資演劇祀神。名曰保蠶。一時趕趁而來者。百戲皆備。往歲有一老翁攜一小女來賣解。其術極精。老翁手一竹竿。少女子獨足立其顛。老翁上下其手。竿或伸或曲。少女不稍動。且

拍手歌一短劇乃下。

肚仙一

江南生

揚州仙女鎮有曹氏女年才及笄。一日方立門前閒眺。突爲旋風所撲。即覺不快。其母扶掖之入室。便寒熱大作。午夜稍定。聞腹中有人言曰。我肚仙也。與汝女有緣。將爲汝家致富無恐也。其母驚惶走告於人。村姑鄰婦咸集而驗之。肚仙一一與之酬酢。衆中有腹誹或不信者。肚仙必揭其隱事。衆皆駭服。一時求神拜佛者流來。問休咎占疾病者日必數十起。肚仙乃爲之定例。每問一事。先納香錢二百文。小阜曹母矣。年餘聲名遠震。遂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門庭如市。擁擠殊甚。肚仙乃又更定條例。每日以五十人爲率。香錢須四百文。又半年許。肚仙忽告別而去。曹母貪收入之豐。與女舅謀。使女僞作肚仙語以應客。客不知肚仙之已去也。來禱者猶如潮湧。然而靈驗遠遜於前。久之生涯漸卽於冷落。女舅又與曹母謀。攜女走高郵寶應淮安一術。所

至生涯復盛。蓋有聞肚仙之異者。欲親驗其確否。又有聞女少艾者。思一睹其顏色也。轉徙年餘。至元和。知縣事者某君。惡其惑衆。捕女舅而朴之。盡得其隱情。乃杖責枷示俾居民咸知其欺罔。三日後并母女遞解回籍。勒令爲女擇配。其事遂了。

肚仙二

東信

趙靈姑。松江人。善召亡術。自云有肚仙爲之出入幽冥也。人家之延之者。潔一室。陳亡者衣履於床。燃燭爇香。靈姑瞑目默禱移時。則亡者至矣。家人有問。則亡者在靈姑腹中答。其聲細如蠅。非諦聽不可辨。且所答多模糊影響之詞。以是人多疑其作僞。然而迷信者奉若神明。不敢存毫厘反對之念也。趙年三十許。頗風格。有無賴子涎其厚獲。使人媒定之。趙叱之去。無賴子乃託言召亡妻。延之來家。絮絮與語。穢事答語甚微。若羞縮者然。無賴子乃